

工农兵作品



同志和朋友

解放军通俗读物编辑部编

通俗读物出版社

目 錄

剛到連隊.....	大 羣 (1)
新戰士劉黑牛.....	張 麟 (10)
準星歪了.....	李 虹 (27)
同志和朋友.....	方格成 (34)
怒馬的戰士.....	照日格巴圖 (40)

剛到連隊

大 軍

早晨，接到團部的通知，要把我們一批新兵分配到二連去。當時大家高興得直跳，因為我們在集訓隊的時候，就聽說二連是個全面模範連。

我們急忙洗臉、收拾東西，準備出發。忽然，門一開，進來一個幹部，他自我介紹說：“我是二連連長張鵬鳴。”

我們一聽，兩腳跟往起一碰，“咋噠”一聲，做了個立正動作，兩眼盯着連長。

連長喊了一聲“稍息”，笑着說：“走，回家吧！”

“回家吧！”這是多麼親切的聲音。當我還是孩子的時候，就夢想參加這個革命大家庭；現在，我真的投到她的懷抱裏來了。

一路上，連長老回頭，從我們頭頂看到腳底，看樣子他是在對我們做第二次體格檢查。

到達連部門口，老同志們老早排着隊伍在等我們了；他們使勁地拍着掌，胸前的紀念章碰得叮噹直響。

我們進到連部，身子挺得筆直。連長對我們的舉動很滿意，笑着擺手說：“同志們坐下吧。”

“連長坐。”我們齊聲回答。

我們中間有一個同志，從大家眼色裏取得同意後，鼓足了勇氣說：“報告連長同志，我們請求先看看砲去，可以嗎？”

連長向我們看了一看，笑着說：“可以。”

剛走出連部，他就跟我們談起來：“同志們，往後看砲的時間比看太陽光的時間還多呢！它呀，就是咱們的老夥伴，晚間抱着被子睡在砲旁，白天上課也是在砲陣地上。敵機活動最瘋狂的時候，甚至寫封家信都要把紙鋪在砲盤上。開飯的時候，手裏捏着包子，眼

睛看着天。有人逗笑，說咱們高射砲兵眼光‘高’。我說就是嘛，咱們眼光低了可怎麼行！”

我們正在想着連長說的話，忽然聽到連長說：“到啦。”

大家細細一看，原來眼前這片小松林是偽裝的，大砲就擺在我們眼皮底下啦。不用說在飛機上看不到，就是走進陣地，如不細心，也不容易發現。

連長看到我們一個個顯出驚奇的樣子，笑着問道：“偽裝得好吧？”

我們齊聲說：“好！”

連長說：“就是好。二班長是咱們連的偽裝專家，他一天到晚像個測量員，東看西看，有一點露眼的地方，他飯都吃不下去，非偽裝好了才罷休。”他回頭問我們：“你們看見偵察員沒有？”

“沒有哇！”我們都扭動身子四下張望着。

“在那兒站着呢，”連長用手一指說：“往往就有這樣事，飛過來的麻雀，一收翅膀，就

落到插在偵察員頭上的樹枝上，要是尾巴長的鳥都能活抓住。”

連長連說帶表演，神氣很逗趣，把大家都引笑了。

我站在砲旁，看這瞅那，真怪眼熱的。有心摸一摸，又不知摸哪裏好。前後左右一端詳，嚇！還有鼻子有眼睛呢。砲膛裏齒輪咬齒輪，那些零件，就好比是人的心肝肺。我老覺得大砲是個吃東西、喝水、通人氣的活物件。

連長三言兩語把大砲性能介紹了一下，然後他抓住一個搖把，一眨眼工夫，把砲筒轉了好幾圈。

連長剛一停下來，就伸手從褲袋裏掏出手絹，擦起方才搖過的搖把。

擦砲布就在我身後砲耳子裏。這時我看連長一擦，手裏怪癢的，拿起塊砲布就幫助擦起來了。

連長看我一眼，問道：“你叫什麼名字？”

“馬成彬！”我立正回答。

連長又問：“你入伍前是工人吧？”

我答：“鑲盤工人。”

“我看你擦這幾下子，就知道你是內行。”

接着又問道：“你很愛機器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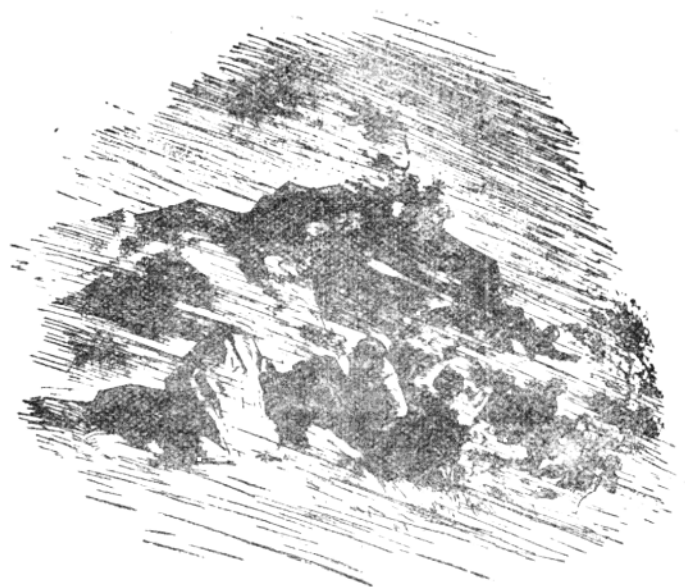
怎麼能不愛呢。記得我剛進工廠的時候，有一次弄丟了一個小螺絲，我還背着人哭了，覺得做了件對不起人民的事。可是當着連長的面，我却沒將這些心裏話全說出來。我只是一挺胸脯說：“愛呀！”

連長向我跟前湊了湊，拍拍我的肩膀說：“對呀，為啥不愛呢。工人愛護機器是為了生產，給人民增加財富；咱們軍人愛護手中武器，就是為了保衛人民的生命財產。”從連長的面部表情看出來，他是在想心事。他用手一遍遍地撫摸着身旁的砲，說道：“同志們，砲，對砲手來說，是結成了血肉的緣分。就拿這門砲來說吧，它在英雄們手裏，曾經打落了××架侵犯祖國領空的敵機。我們把它推上這座高山頭，可真不容易呀！

“那是在一個漆黑的夜間，我們接到了轉移陣地的命令。天空稀零零地落着牛毛細雨，上山的道路很狹窄，還得大大小小地拐七八個彎子。路右邊，是黑洞洞一眼看不見底的大山澗。摸黑往山上推砲，只能在前邊彎着腰用手電筒照一照路。電筒頭上還得包上紅布，生怕敵人發現咱們轉移的新陣地。當我們把最後一門砲推到半山腰，拐一個硬彎的時候，砲輪子把路上一塊石頭碾下來了。一萬多斤重的大砲就隨着往下滾動。砲後邊的同志雖然拚命扛，可是腳底下像抹了油，一直往下滑。

“這確實是緊急情況，大砲順原路滾下去，不但要把砲摔壞，而且砲後邊的許多同志也要被砸傷。砲輪子要是稍微再往旁一斜，連人帶砲都得滾下山澗去。

“就在這千鈞一髮（這是一句成語。千鈞是非常重，一髮是非常小；意思是：用一根髮吊千鈞重的東西是最危險的了。）的時候，一個同志搶上一步，大聲地喊道：‘推住哇！’說着就向左一探身子，把後脊樑



伸向砲輪子，想把砲扛住。但是大砲仍然很快地向前滑動，眼看着就要把那個同志推下山澗去。如果在這節骨眼上，他迅速地往旁一滾，還是能逃出危險的。可是這樣一來大砲就會立刻栽下山澗去了。

“那個同志他眼望着腳底下深不見底的山澗，絲毫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全。他一偏身，

一眼看見緊靠山澗有塊大石頭，當滑到近前的時候，他兩隻腳使勁踮住石頭。隨後半個砲輪子壓到他的後脊樑上，壓得他腦袋貼着了大腿，氣都喘不上來了。可是就在這種情況下，他心裏還想着大砲，從胳膊窩裏露出半面臉，上氣不接下氣地喊：‘別……別……別動我！快用繩子……攬住砲！我扛住了！’這時，黃豆粒似的大汗珠順臉滾，再也聽不見他的聲音了。……大砲就這樣停住了。……”

整個砲陣地靜了足有三分鐘，我牙齦子咬得生痛，眼淚在眼圈裏直打轉，拚足了勇氣問道：“連長同志，後來呢？”

“那個同志的腰脊骨被壓斷了。住了半年多醫院。”

“現在呢？”

“現在又回到咱們連來了。”

我問：“他叫啥名字？是黨員吧？”

“對，共產黨員！他就是方才我提到的那位‘偽裝’專家二班長李洪同志。”

我深深地記住了這個名字。這時，我心裏真高興，覺着自己一會功夫就學了許多知識。連長和我們處得像親人似的。我心想：如果能將我編到那個捨身救砲的英雄班長的班裏，我一定要好好向他學習，保證要像愛護眼睛似的來愛護武器。

回到營房的時候，部隊剛好開飯了。炊事兵同志都在飯堂門口等着我們。連長忽然對值班員說：“你到我的牀底下把辣椒麵拿來，我聽口音新同志裏面有湖南同志。別看我是北方人，可是個老吃辣椒的嘍。我是寧吃辣椒一口，不吃肥肉半斤。”

這一句話把我們都逗笑了，兩個湖南同志更是笑得閉不攏嘴。

新戰士劉黑牛

張 麟

一 穿上了軍裝

我們在新兵連裏，同志們都嚷着向連長要槍，說：“空着兩手，沒枝槍，像個什麼兵！”當時，我是多麼想領到一枝槍呀！新兵連長是個很和氣的人，他說：“喔！是的，同志，空着手，沒有槍真不像個兵！可是，你們認為有了槍就是兵了嗎？那才不是呢！從老百姓到一個兵，這中間差的不只是一枝槍、一套軍裝，差的東西多着呢！”

我聽了，就有點不信服，心想：當個兵有什麼出奇，老百姓穿上軍裝就是兵，兵脫了軍裝就是老百姓，差別在哪裏呢？等我們到了部隊裏，才知道那位新兵連長的話是對的。

剛到連裏大編班，一下子把我編到了三班，把我表哥王福生編到八班。我思想上就不通啦！心想：福生和我是親戚，他年齡比我大，懂事比我多，有什麼事好合計合計；有個頭疼腦熱，也好相互照顧照顧！我就嘟嘟囔囔地硬要跟福生到八班去。當時許多老同志都笑我。

連長就問我說：“劉黑牛同志，你是老解放區的人，可懂得怎樣當個解放軍戰士？”

“這我懂！”我回連長說，“當解放軍打仗要勇敢，要愛護老百姓，要幫老百姓幹活。”

連長接着說：“這些都是對的！但是，做戰士第一要服從命令聽指揮。你在自己家裏，有時候可以不聽父母的話，可是來到部隊裏，一定要聽上級的話。”

我沒有辦法，只好捏着鼻子下了三班。剛到班裏，人生面不熟的，怪不好意思。過了幾天也就好了。老同志們待我那個好勁，比親兄弟還強。這個送我衣服，那個送我毛巾，

班長羅廣明還送我一支黑桿鋼筆。白天，老同志端水打飯……不能說啦，同志們待我真是千個好，萬個好。

就這樣，我還是時常想家。

我們班裏有個老戰士李大剛。他個子不高，圓圓的臉，說話像敲銅鑼似的。他是共產黨員，步槍的特等射擊手。我下班頭一天，他就跟我親熱地說長道短，他這同志待人可熱情啦，自己拿出信封信紙幫我寫家信，教我認字、唱歌、跳舞。

這天晚上，他見我手托着嘴巴瞎想什麼，就跑上來輕輕問我：

“黑牛，你又想家囉，是不是？”

“那裏，那裏！”我連忙搖着頭說。其實，我正是想家呢，說出了怕他笑話。李大剛兩隻眼可厲害啦，他笑了笑，對着我的耳朵輕輕地說：

“別扯謊，你給我坦白坦白！”他好像全看透了。

我很不好意思地說：“想家是沒錯，可是，我並不是想回家。”

“我說是吧，還不肯坦白呢！”李大剛說着做了個鬼臉。他說：“新兵騙不過老兵，老兵都是新兵變的。記得我參軍剛來的時候，整天想家。有時候夜裏就偷偷地坐上火車回家了。”

我說：“別瞎扯。那不叫開小差！”

“我是說做夢呵！”李大剛說着哈哈笑起來。

我拍拍自己的腦門說：“二十多歲的人了，又不是三歲兩歲的孩子，想家幹啥！往後再不想了！”

“嗯——話不能這樣說，”李大剛說，“家麼，誰能不想。問題是在腦子裏不能只有一個家，一個母親；要想到無數的家，無數的母親，想到我們整個祖國，想到許多工廠，城市……”

李大剛腦子靈便，嘴巴又會講，一講就叫

人信服。

從這以後，我的眼光一天天的擴大，聽同志們講，聽指導員上課，懂得了很多事。晚上我再也不願意躺在被窩裏睡大覺了。我向班長要求參加上崗，因為我下班十幾天了，一次崗還沒上呢。班長向我解釋說，新同志剛來，人生地不熟，先不忙上岗。我就不同意。那天聽有人叫崗，我摸槍就要去，被班長叫住了。他叫我坐下來，問着：

“你可懂得怎樣站崗？”

我說：“這我懂，到莊頭上站就是了，看着點不要叫壞蛋摸上來……”

不等我說完，班長搖搖頭說：“同志，站崗可不像你說的那麼簡單。”

他順手摸過一個象棋子，問我：“可會下棋？”我點了點頭。班長就接着說：“唔！這就好懂了。兵有兵的位置，砲有砲的位置，站崗和下棋一樣，也有一定的位置。”他就慢慢地向我講解着警戒常識：怎樣利用地形，怎樣觀

察，發現了可疑的人怎樣盤問……

我這才明白，站崗還有這麼多的學問！

又過了幾天，我就開始上崗了。前兩天晚上是跟老同志一塊站，倒也沒有什麼，第三天我一個人站，可就出了問題。

那晚上，天黑得像鍋底，伸手分不清指頭。我接了第二班崗，端着槍，倚在牆角上，瞪起兩眼向遠處看，什麼也看不見，只聽海裏的浪“呼哇——呼哇——”不住聲地叫。帶班的剛走，忽然打山坡上跳出一團火，綠瑩瑩地跳着向我奔來。我當是眼花了呢，揉揉眼皮，再一看，又跳出來一團。我立刻就想到“鬼火”，心一慌，就不知怎樣好了。我臥倒在地上，側着耳朵聽，“呱呱！呱！呱呱呱！”像是有人拍巴掌。我更沉不住氣了，就大叫了兩聲：

“做什麼的？誰？”

沒有人答腔，“鬼火”還在跳，巴掌拍得更響。我想替自己壯壯膽，嘩啦，推上一顆頂門火。人慌了有錯，不知怎麼搞的，砰！就是一